



関西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Kansa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唐船舶?印?中の古印与江??代的篆刻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Ancient Chinese Seals Preserv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Seal Impressions Brought to Japan via Chinese Junks and the Seal-cutting of the Edo Period (1600-1868)
著者	李 ?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13
page range	173-194
year	2020-03-31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00019998

唐船舶载印谱中的古印与江戸时代的篆刻

李 宁

The Ancient Chinese Seals Preserv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Seal Impressions Brought to Japan via Chinese Junks and the Seal-cutting of the Edo Period (1600–1868)

LI Ning

This paper will briefly introduce a historical and stylistic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sea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ancient seal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collated and imitated seal impressions brought to Japan via Chinese junks in the Edo period (1600–1868). The present article wil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ach type of ancient seals on Japanese seal cut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sea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ext, it will compare the seal-cutting of the Furong School with the ancient seals brought to Japan via Chinese junk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al-cutting of the masters of the Edo period and the ancient seals found in the collections of seal impressions.

Keywords: Chinese Junks, Imported Goods from China to Japan, Ancient Seals, the Edo Period, Seal-cutting

キーワード：唐船、舶載、古印章、江戸時代、篆刻

绪言

在江戸时代舶载的印谱中，除包含有明清流派篆刻的集今、自制印谱外，还有包含明清之前古印章的集古、摹古印谱。集古、摹古印谱中的古印章以汉印为主，是明清印人主要的取法对象。这些包含有古印章的印谱舶载至日本后被江戸时期的印人学习，形成了宗法汉印的“芙蓉派”，该流派力矫学习明末清初篆刻的流俗之气，成为江戸中期以后最有影响力的篆刻流派。

本文将以古印的历史简述古印章的分类与风格，探明舶载集古、摹古印谱中包含古印章的种类。从明清人对古印章的认识来探究每种类型古印章对日本篆刻的影响。以对“芙蓉派”的篆刻为例，将舶载古印章与该流派篆刻作品进行图像比较。以此，探究江戸时代的印人的篆刻与所学舶载印谱中古印章的关系。

一 古印的历史

神田喜一郎氏在《中国の古印》中，根据印章所用主要材料的不同将整个中国印章的历史分为两个时代，铜印时代与石印时代。两者的分界年代为元末明初，其标志便是王冕将天台山花乳石纳入印材。石印时代一般指的是前一章所述明清流派篆刻活跃的年代，而铜印时代则指的是明清之前以实用为目的的古印章年代。神田氏在该书中侧重于叙述铜印时代的古印在清代的鉴藏，在第一章中将铜印时代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东周时期，第二期为秦汉时期，第三期为魏晋时期，第四期为隋唐宋元时期¹⁾。

笔者根据神田氏的分期将这四个时期中所产生的古印以及风格特点综合当代研究进行简述，由此来分析哪个时期的哪些古印通过舶载印谱舶载至日本，并被江户时期的日本人接受学习。

第一期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印

印章源于何时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对象。二十世纪十年代黄浚在《邶中片语》中首次收录了传为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枚商代印章，这三枚印章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称“商三玺”。商三玺是否是商代的印章，现当代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²⁾。（见图1 商三玺图）

商三玺



图1 商三玺图

殷商之后的西周印章至今还未发现，今日所见大量的古玺印大都是东周时期的印章。东周玺印在形制上无定式，没有制度的约束，所以呈现的姿态也是千姿百态。我们很难将现存东周玺印明确的区分为春秋玺印和战国玺印，但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的东周玺印为战国玺印。这些战国玺印根据地域的不同其风格也各有特色，赵昌智、祝竹在《中国篆刻史》中写道：

不同地域的文字风格和文化气质，造成各个地域古玺的艺术情趣也有明显的差异。齐国的粗犷，燕国的苍莽，三晋的精丽，楚国的奇诡，还有秦国的古拙，巴蜀的神秘，无不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战国古玺绚丽多姿的艺术风采。（见图2 春秋、图3 战国印图）

1) 神田喜一郎《中国の古印》，二玄社，1976年。

2) 参见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春秋録印



图2 春秋印图

战国印



图3 战国印图

第二期 秦汉时期的秦汉印

明清篆刻家大多是以秦汉印记为主要学习对象根据不同的创作理念而生发出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明清诸家专注于秦汉印的学习，明清集古摹古印谱的制作同样也是主要围绕搜集秦汉印而进行搜集铃刻的。

虽然人们习惯性的称谓秦汉印，但这两者还有所不同，所以还需分别叙述。

1 秦印

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规范印章礼仪制度，置少府，设符节令丞进行管理。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并以玉制，其它皆以“印”称，增以规则。秦代以秦系文字为主统一文字，不久，人们根据

文字的字体及用途，总结了“秦书八体”，其中的“摹印”，便是秦印中使用的字体。这种字体相对于秦小篆的圆润更加趋于方正。

秦印最大的特色便是使用界格，界格的使用使得印中的文字愈发整饬方正，启发了汉印中“缪篆”的产生，不得不说是秦印是汉印发展的先驱。（见图4 秦印图）

秦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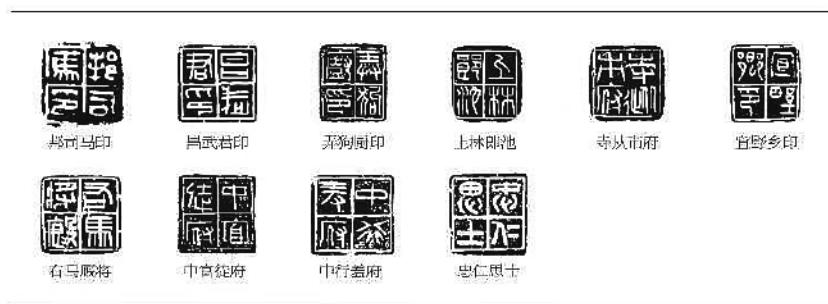


图4 秦印图

《集古印谱》中的秦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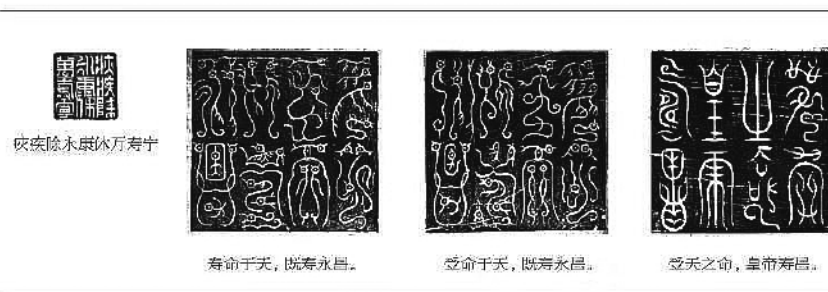


图5 《集古印谱》中的秦印

2 汉印

汉印继承秦印制度，但诸王及太后的印章可以称为“玺”。官印除使用“印”之外，还可以使用“章”，这便是“印章”的由来。除此之外，拴带印章的绳带“印绶”的颜色也成为区分百官的主要标志。

与秦印相比，汉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历完西汉初期，印章的界格开始被省略掉，使得汉印看上去更加平稳宽博。二是篆字更加方正均匀，形成了独特的“缪篆”。

汉印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因铸造工艺而形成的精致规整的印风，二是因凿刻工艺而形成的恣肆多变的印风。

汉印被后世篆刻家奉为圭臬，以为准绳，以至于有学印皆以汉印始的说法。中田勇次郎氏在《中国印章概说》中说道：

汉印的鉴赏始于宋代，经元，自明清以降达到隆盛。汉印古朴浑厚的美被近世篆刻家所仰慕。中国篆刻的兴起不得不说是以秦汉印为胚胎而发展的。（见图 6、7 西汉印和东汉印）

西汉印



图 6 西汉印

东汉印



图 7 东汉印

第三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章

魏晋南北朝的印章从制度与体式上都模仿汉印，但从印章尺寸与钮式上都逐渐变得粗大，印文中也不见了汉印的整齐与浑朴³⁾。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所以凿印较多。虽然魏晋南北朝的印章与汉印有所不同，但因全仿汉印，很难将其分辨开来。所以在明清两代的集古摹古印谱中也不乏有魏晋南北朝的印章，而这些印章在当时多数被作为汉印来学习。（见图 8、9 晋和南北朝印）

3) 中田勇次郎《中国印章概说》，《书道全集》别卷一，印谱，平凡社，4 页。

晋印



图8 晋印

南北朝印



图9 南北朝印

在魏晋南北朝的印章中，有两种印章的风格和汉印有所不同，很容易识别。一是以往印章使用于简牍，阴文印在押于封泥后，呈现的效果为阳文，所以人们实际上习惯于识读阳文样式的篆刻。六朝时期纸张开始应用于世，人们显然很难适应阴文印使用印泥在纸张上钤盖的阴文效果，由此，直接篆刻的阳文印开始在六朝复现。二是在私印中出现了使用悬针字体的篆书，这种字体将最后的垂笔拉伸，形成上满下松的印式，应当是当时某个时期流行的款式。（见图10、11 阳文印和悬针字体印）

阳文印



图10 阳文印



图11 悬针字体印

第四期 隋唐宋元时期的官私印

隋唐宋元时期的印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除元朱文之外的公私印记并不被篆刻家所认可。如明甘旸在《印正附说》中这样评价了唐宋元印：

唐印，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讹谬，多屈曲盘旋，皆悖六艺，好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

宋印，宋承唐制，文愈支离，不宗古法，多尚纤巧，更其制度，或方或圆，其文用斋堂馆阁等字校之秦汉，大相悖矣。

元印，胡元之变，冠履倒悬，六文八体尽失，印亦因之绝无知者。至正间有吾丘子行、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筋，意在复古，故间有一二得者，第工巧是饬，虽有笔意，而古朴之妙，则尤未然。

甘旸对唐宋元印章发展的评价一直影响着明清两代，所以除元朱文外，其它此期各类型的印章并不被明清篆刻家所模仿学习。

叶一苇先生在《中国篆刻史》⁴⁾中客观的评价了此期印章在中国印章史上的作用，辩证性的认为此期的篆刻为明代篆刻的兴盛提供了必要条件，并在该书中专列《玺印从实用转向欣赏》一文，探究唐宋元印章发展的价值。

笔者将此期的印章分为隋唐宋元官印、隋唐宋元鉴藏印、元押印、元朱文四类进行简述。

1 隋唐宋元官印（附明清官印）

自隋代开始，印章不再由官员私人佩戴，而是存于署衙，公家印章不再属于个人。根据官吏的任免，前任会将印章移交于下任，这样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由于不再佩戴，也考虑到印盖于纸的权威性，所以官印越变越大。唐承隋制，唯一的变化是唐代出现了蟠条印，即将铜条焊接于印面形成文字的工艺。从现存隋唐印记来看，大都是阳文印，使用的字体为小篆。隋唐公印除现世的实物印章外，我们还可以从留存的文书、经卷上散见其身影。（见图12、13 隋唐官印）

4) 叶一苇《中国篆刻史》，西泠印社，2000年。

隋官印



图12 隋官印

唐官印



图13 唐官印

五代官印延续隋唐官印的风格，但也出现了用隶书、楷书入印的官印。日本江户时期以前的官印大都是模仿的隋唐五代篆书、楷书的官印风格。（见图14 五代十国官印）

宋代官印逐步走向规整严饬，为保证印文的方正，开始将所用小篆牵连盘折，于是出现了后来所谓的“九叠篆”。之所以称为“九叠”，是源于《易经》所说的乾元用九，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篆文都盘折九次，有多又有少，根据需要而定。宋代的公印还继承了五代出现的楷书入印的印章。（见图15 宋官印）

五代十国官印



图14 五代十国官印

宋官印



图15 宋官印

元官印继承宋代九叠印，并将当时推行的八思巴文同入一枚印章（见图16 元官印）

明代官印开始严格规定官印的尺寸、材质、印文、印材等，等级森严，制度明确。如《明史礼志》记载诸司印信俱用九叠篆文，惟监察御史用八叠篆，征西等将军柳叶篆。印章多为工匠所为，叠篆机械排布，很难辨识。（见图17 明官印）

清代官印制度更加严格，自乾隆十三年起，清代开始使用左满文右汉文的官印。清代官印的叠篆不像明代官印那样盘折繁复，并根据品级的不同还使用了尚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笏篆、

元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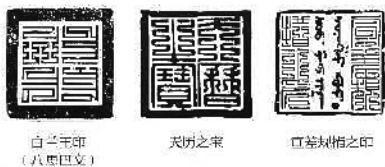


图16 元官印

明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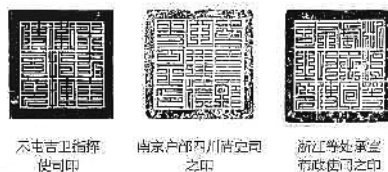


图17 明官印

悬针篆以示区别⁵⁾，虽是不同名目的篆书但基本上也是根据小篆的改造，即所谓的杂篆。(见图18 清官印)

清官印



图18 清官印

2 隋唐宋元鉴藏

纸张自晋代被普遍使用后，人们开始对具有价值的书画作品上进行鉴赏，鉴赏手段有两种，一是押署（书写鉴藏人姓名），二是钤盖鉴藏印记。最早文献记载的鉴藏印记是东晋周顗和南梁徐僧权的鉴藏印，但未见印影。鉴藏印的兴起应当是在唐代，这一点可以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的52枚古今公私印记得到印证。其中“贞观”“开元”“弘文之印”“书印”“永存珍秘”等，可以在诸法帖中见到实例。这些印记大都形制不一，为避免损害书画作品尺寸也不大，尤其是私印都应当是根据鉴藏家喜好所为。之后宋、元、明、清的鉴藏印大都也是根据唐代鉴藏印发展而来，其特点与唐代大体相仿。宋元两代的书画名家开始亲自参与到鉴藏印记的制作，书写设计篆文再由工匠刻制，从某种角度来说，私人鉴藏印启发了明代文人篆刻印的发展。(见图19、20、21 唐、元、宋鉴藏印)

5) 见清《清通志》卷二十六书略。



图19 唐鉴藏印



图20 元鉴藏印



图21 宋鉴藏印

3 元押印

元押印是元代将楷书、八思巴文以及各种图案入印的印章形式，与其它印章不同的是元押印完全脱离了篆书的创作。元押印一般不会作为官印来使用，而是流行于各个阶层的私人文书往来。元押印的产生于蒙古族统治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各级少数民族官更多不能执笔画押，故用押印，后上行下效，流行整个社会。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元押印别具特色，应当是其它书体入印的典范。（见图22 元押印）

元押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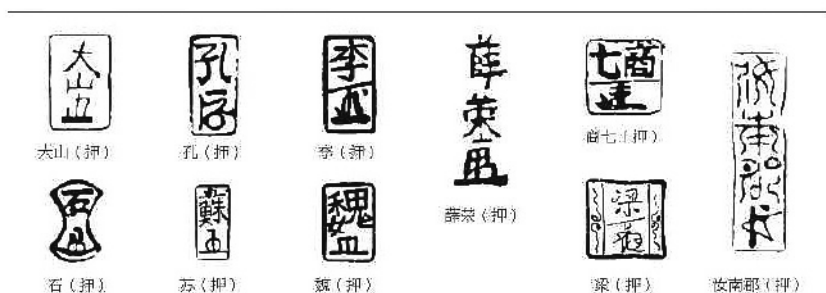


图22 元押印

4 元朱文

在元代，私印使用对象大都是个人或所鉴藏的书画书籍，多是书画家自己设计印稿，由他人铸刻。元代的私印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特色的印记，一是由小篆入印的朱文印，二是由汉印所用缪篆入印的白文印。元吾丘衍、赵孟頫虽然提倡学习汉印，但在篆刻的实际操作中却崇尚使用玉箸小篆入印的朱文印记。元朱文之所以受到欢迎，与元朱文使用玉箸文有着极大的关系，清孙光祖这样评价元朱文“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无用玉箸者。赵文敏以作朱文，盖秦朱文琐碎而不庄重，汉朱文板实而不松灵。玉箸气象堂皇，点画流利，得文质之中。”

元朱文成为当时用印的风尚，主要是元代文人阶层广泛参与。如赵孟頫、吾丘衍、吴叡、黄公望、虞集、柯九思、张雨、王冕等人皆参与其中。（见23 元朱文印）尤以赵孟頫的印记最有特色。黄惇先生这样评价赵孟頫的元朱文⁶⁾：

赵孟頫小篆优美典雅，线条如玉箸，圆润挺劲，趣味古雅清逸，以这样的小篆篆印，确使宋代任何一位书画家的用印黯然失色，后世称其为元朱文（圆朱文）。

元朱文



图23 元朱文

6) 黄惇《元代书风》之《论元代文人发展的三个阶段》，重庆出版社，2011年，4页。

二 收录古印的舶载印谱及所包含的古印

从对舶载印谱的梳理来看，包含有古印章的印谱共19种。这19种舶载印谱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集古印谱，即搜辑铃盖秦汉古印原印的印谱；二是摹古印谱，即摹刻古印章而成的印谱。除此之外，在舶载印谱中还有这两类与其它包含有明清篆刻的部分合编的印谱。

笔者将包含有古印章的舶载印谱分类如下：

1 集古印谱

- (1) 《印薮》(又名《集古印谱》)，明万历三年(1575)
(太原王常延年编，武陵顾从德汝修校)
- (2) 《秦汉印统》，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鄞郡罗王常延年编，新都吴元维伯张校，或题武陵顾晋亨伯明校)
- (3) 《秦汉印谱》，清乾隆三年(1738)
(甘泉程从龙荔江藏印)
- (4) 《汉铜印丛》，清乾隆十七年(1752)
(硃菴汪启淑鉴赏)
- (5) 《切菴集古印存》，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新安汪启淑鉴藏)
- (6) 《孝慈堂印谱》，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毘陵庄氏藏印，吴门薄氏手铃)

2 摹古印谱

- (1) 《考古正文印薮》，明万历十七年(1589)
(江都张学礼诚甫汇选，京口刘汝立思礼、歙邑吴良止仲足、东海徐延年季常同选)
- (2) 《宣和集古印史》，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西陵来行学颜叔校摹)
- (3) 《秦汉印范》，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云间潘云杰源常甫、云间陆隴元美甫编辑，甬东杨当时汉卿甫摹篆、鄞郡苏尔宣朗公甫摹铸)
- (4) 《集古印范》，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荥阳潘云杰源常编辑)
- (5) 《金一甫复古印选》，明万历四十年(1612)
(休宁金光先一甫摹)
- (6) 《六顺堂印赏》，明天启年间
(天都吴山仁长篆)
- (7) 《赵凡夫先生印谱》，清雍正十三年(1735)
(古吴章宗闵又损氏藏)

3 摹古、摹今

- （1）《古今印则》，明万历三十年（1602）
（梁谿程远彦明摹选，携李项梦原希宪校正）
- （2）《古今印萃》，清乾隆四十年（1775）
（王庆余摹印、秀水笈洪集印）

4 摹古、自制：

- （1）《超然楼印赏》，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华亭盛宜梧峰山选，华亭陈鍊在专摹）
- （2）《立雪斋印谱》，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长洲程大年受尼氏摹\镌）
- （3）《文雄堂印谱》，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清溪周廷佐元功父著，男梦彰树东辑）

5 集古、集今：

- （1）《珍珠船印谱》，清雍正八年（1730）
（金一畴辑）

在上述的船舶载印谱中，笔者对以下印谱中所包含的古印章的类型进行考察。

1 顾氏《集古印谱》

（东周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该印谱按官印与私印进行排列，官印排列以官职为序，私印排列以姓的韵声排次。所有的印记散落其中，大部分未记载其年代，只有非常少量的印记记载的年代。从整体收录的印记风格来看，以汉印与魏晋南北朝印为最多，间有少量的东周古玺，秦印所占数量最少。

2 《宣和集古印史》

（东周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该印谱全收官印，以官职排序。其中汉印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印，东周古玺与秦印只有极其少的几枚印章。

3 《秦汉印范》

（东周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作者之所以称为《秦汉印范》，应当指的是以秦汉印为典范的印谱。该印谱体例与顾氏《集古印谱》相同，应是从顾氏《集古印谱》提炼的印记。该印谱以汉印为主要收录对象，间有魏晋南北朝印，另还收有18枚左右的东周古玺，秦印反而比东周古玺的数量还要少。

4 《集古印范》

(东周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集古印范》意在广顾氏《集古印谱》之不备，但其中很多印章都是顾氏《集古印谱》的。从数量上来看，汉印最多，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印、东周古玺，秦印最少。

5 《赵凡夫先生印谱》

(东周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该印谱仿顾氏《集古印谱》的体例，先官印，后私印。以汉印最多，其次应当是东周古玺。在卷十二专列“未识古篆私印”，收印112枚，绝大多数应当是东周古玺，由此来看该印谱收录东周古玺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另外还收录有魏晋南北朝印，秦印所占比例最小。

6 《古今印则》

(东周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该印谱所收古印章分为“玉印”与“官印”两部分，玉印中又分官印与私印。其规模相对于顾氏《集古印谱》较小，所收印记绝大多数为汉印，其次间杂了非常少量的魏晋南北朝印、东周古玺、秦印。

7 《古今印萃》

(元朱文)

该印谱与其它包含有古印章的印谱不同，在凡例中辑录者道明只收古今隽语的古印印记，凡带有官衔名号的印皆不收。作者认为图章始于元王冕，所以印谱中所收印记虽称古今，但最古的印也只是元代的印，之前各朝代印记皆未收录。从印谱所收印记来看，绝大多数应当是明清诸流派的印记，元代的应当只极少一部分。因作者未注明印记年代、作者等信息，而且印作皆属于带有个人风格的临摹作品，所以里面的几枚形似元朱文的印记还不能探明到底是元代朱文印还是明清学习元朱文的作品。

8 《立雪斋印谱》

(东周古玺、汉印、魏晋南北朝印)

该印谱分“元、亨、利、贞”四卷，其中前两卷为集古印部分。元卷为“集仿古官印”，先白文印，后朱文印，白文印大部分收录的是汉印，朱文印大部分收录的是东周古玺与魏晋南北朝印。亨卷为“集仿古私印”，依次是白文印、朱文印、阴阳文印，与前卷相同，白文印大部分收录的是汉印，朱文印、阴阳文印大部分收录的是东周古玺与魏晋南北朝印。

9 《珍珠船印谱》

(汉印)

该印谱在最前只收录了四枚汉印。

从这些印谱的编排情况来看，舶载的明清印谱基本上都是以先官印后私印的方式分类，官印按官职排列，私印按韵声排列，基本未见按时代顺序排列者。亦见将朱文、白文、阴阳文分类者。之所以如此分类，

是因为明至晚清之前大部分的编辑印谱者甚至连释文的识读有的都非常困难，更何况将每一枚印章进行时间的划分，而对官私印记和朱文、白文、阴阳文的区分显然容易的多。就是因为如此的排列，各个时代的印章混杂其中。

从对上述印谱中所包含的印章类型来看，江户时期所舶载的印谱中收录最多的是汉印，占据了每个印谱的绝大部分。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印，因魏晋南北朝印与汉印极似，所以魏晋南北朝印很多会被认为是汉印。六朝时期的阳文印容易识别，亦被收录于各个印谱。东周古玺印自明代印谱就被收录，到清雍正年间的《赵凡夫先生印谱》开始增多，然而当时并未将其视作是东周玺印来看待，而是作为秦汉印记来对待。历代印谱一般将所收古印章成为“秦汉印”，然而明清印谱中所收最少的便是秦印。

三 明清时代对各时代古印的认识与及其日本的影响

1 对东周玺印的认识与对日影响

元代吾丘衍在《学古篇》中提出“三代无印”的说法，即夏商周三代印章还未出现。明代甘旸在《印正附说》中列“三代印”一条，通过《周书》的记载反对在此之前吾丘衍提出的“三代无印”的说法，却未拿出三代印记的实物⁷⁾。明朱简在《印章要论》中虽提出“印始于商周”，但在后文中道“三代未尝无印”，态度之所以从肯定到摇摆，主要是对三代印记认识不清，或谓对当时印谱中所收录的东周玺印的认识还不明了⁸⁾。清代朱彝尊（1629~1709）认为“印信不始于秦也”，但却只是通过文献的考证，亦未举证秦以前玺印实物⁹⁾。直到晚清高庆龄编《齐鲁古印据》，专列三代古玺，对东周玺印有了初步认识，才将战国古玺提升于秦汉之前¹⁰⁾。由此可见，明至晚清的篆刻家、学者一直将秦汉印记作为能够见到的最早印记，然而在明清两代编写的印谱中如顾氏《集古印谱》、甘氏《集古印谱》就已经包含了东周玺印，只不过是未被当时人们所认识，而将其视为秦汉印记，这也是我们很难在明到晚清之前的篆刻流派中见到受东周玺印影响的印风。从时间上来看，将东周玺印识别的时间在江户时期以后，所以在虽然有包含东周玺印的印谱舶载至江户时期的日本，也并未对其产生多少影响。

2 明清对秦印认识及对日影响

宋代人所认为的秦印是明甘旸《集古印谱》中所收录的“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这一类的印，印体较大，用鸟虫篆，该印曾被宋陈槱在《秦玺文玉刻》¹¹⁾一文中详述其流传。明代甘旸在《印正附说》中单列“秦印”，称“秦之印章，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传不广”，认为秦印流传不广。明《印学正源》列“论秦印”一条，但只说秦篆，未言及秦印。一直到清乾隆年间的陈克恕（1741-1809）在《篆刻针度》¹²⁾中才将秦印的基本特征总结出来。

7) [明] 甘旸《印正附说》，见《甘氏集古印谱》。

8) [明] 朱简《印章要论》，清顾湘《篆学丛书》。

9) 见《葛氏印谱序》。

10) 见黄宾虹《宾虹草堂藏古玺印》。

11) [宋] 陈槱《负暄野录》卷上。

12) [清] 陈克恕《篆刻针度》，中国书店，1983年。

在明清印谱中，对秦印的理解也是放在三枚秦传国玺与一枚秦印小玺上。如甘旸在《集古印谱》中设“秦传国玺制”，列三枚宋人所见的秦代传国大印；后设“秦汉小玺”，列八枚印记，没有一枚是现代认为的秦印。（见秦汉小玺《集古印谱》图）甘旸在第一枚印后非常肯定地说道“其文制作精良，乃李斯小篆，非汉以后之物，决为秦玺无疑也”，该印被认为是秦印，在诸多印谱中列为首印，然而该枚印记所用文字为汉代产生的缪篆且无任何秦印特征，清董洵在《多野斋印说》¹³⁾中认为此印为宋人所伪。由此来看秦传国玺与这枚秦印小玺才是乾隆以前认为的秦印。

从对以上诸印谱所收印记的情况来看，真正的秦印一般散落在各私印章节中，与东周玺印一样未被识别出来。陈克恕《篆刻针度》是最早识别秦印的印论，然而该书未在江户时期舶载至日本，在曾之唯《印籍考》中亦未见该书，所以可以推定江户时期的印人所理解的秦印应当与清乾隆期以前所认识的秦印一样，是所传的秦传国玺与那枚伪秦印小玺。

3 对汉印与魏晋南北朝印认识及对日影响

汉印的鉴藏使用自唐代就已经开始，唐代鉴藏家将收藏到的汉印作为鉴藏印钤盖在古书画之上，这一点可以在《历代名画记》中得到印证。宋代金石学大兴，在搜集古铜器之时，亦有对汉印的搜集，如现存的王俅《啸堂集古录》保存了37枚印记，皆为汉晋印。南宋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收录92枚印记，多数也是汉晋印。到了元代，人们对于青铜器的关心逐步下降，相反的却对古印产生的兴趣，由此，人们将青铜器与印章开始分别对待。赵孟頫开始关注到汉魏印章的质朴之美¹⁴⁾，吾丘衍在印论中无不体现着以秦汉印为模范的论点。到了明清两代，文彭、何震等篆刻名家皆以汉印为宗，从对上述明清舶载的印谱所收古印的情况来看，汉印的收录量最大，几乎占到每个印谱的收录古印章的百分之八九十之上，这一点足以证明明清两代对于汉印的重视。由于汉印所占比例较大，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将所有的古印章都称为“汉印”，清董洵在《多野斋印说》中提到“古印中有秦，有汉，有魏、晋、六朝，近人概以汉印称之，误矣。”¹⁵⁾

由于魏晋南北朝印继承了汉印的特点，甘旸论及魏晋印的时候称“魏晋印章，本乎汉制，间有易者，亦无大失”，两者有时很难分辨，所以很多魏晋南北朝印会被视为汉印来对待。由于两者难分彼此，于是出现了将两者合称的提法。另外，六朝出现的朱文印，亦在舶载印谱中见到。

在宋代有汉晋印章的提法，如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在元代有汉魏印章的提法，赵孟頫、吾丘衍曾提到。到了明代还有晋汉印章的提法，如张应文《论晋汉印章》。

舶载印谱中所收古印章绝大多数为汉印与魏晋南北朝印，由于两者极难区分，推测江户时代的印人大多将魏晋南北朝印视作汉印来对待。明清篆刻家皆推举汉印为最高学习对象，江户时代亦将其出现了以汉印为宗的“芙蓉派”。自该门派成立不久，便成为江户时代最大的篆刻流派，一直影响到江户后期。

13) [清]董洵《多野斋印说》，吴隐《遁斋印学丛书》本。

14)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六。

15) [清]董洵《多野斋印说》，吴隐《遁斋印学丛书》本。

4 对唐宋元明清官印认识及对日影响

唐以后的官印一般不会被视作篆刻学习的模仿对象，所以明清印谱不会收录唐以后的官印，在舶载的印谱中也未见唐宋元明清的官印。但它对日本的影响却早于任何一种古印章，这应当与两国之间历代的公文交往有着密切关系。

木内武南氏在《日本の官印》中将日本官印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平安后期之前的“令格制时代的印章”、镰仓时代至明治维新之前的“中世纪以降的印章”与明治维新之后的“明治以降的印章。”¹⁶⁾

大宝元年（701），日本实施大宝令，在“令义解”的“公式令”中规定的印的尺寸与使用对象，由此拉开了令格制印章的时代。当时的官印分为四类，分别是内印、外印、诸司印、诸国印。内印即天皇用印，外印即太政官用印。此时的印章基本上是模仿的隋唐官章。从这一时期的官印来看，日本似乎对于篆书并不能熟练运用，如天平十七年（745）的“式部之印”“治部治印”“兵部之印”“刑部之印”的“部”字，皆从“阜”，而“部”从六书造字法来讲应当从“邑”。如果我们对该期官印的篆法细细考究的话，也会发现还有一些篆法不知从何而来的情况。有的官印逐渐出现了篆书与楷书混用的情况，如天平八年（736）“摄津国印”（见图24 日本平安时期官印）。然而，就是这种篆书与楷书融合的字体逐步成为日本印章的特色，别具风格。

日本平安时期的官印



图24 日本平安时期官印

日本自镰仓时代，经室町、战国、安土桃山，一直到江户时代，日本从律令治国走向了武家政权的时代。律令的衰退也导致了中央公文不再那样重要与频繁，有的诏书与敕书甚至不再使用官印，官印在此时开始退化。与此相反，私印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但有的私印因为印主的身份却包含了公印的性格，如上杉谦信的“地帝妙”、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德川家康的“福德”、丰臣秀吉的“丰臣”。（见图25 日本江户时代印）这样的印章毫无规则，有的还增加了自己喜好的狮虎一类的纹饰，其篆文也多不考究。除此之外，此时也出现了元押印的样式。在室町时期，还出现了学习中国书画作品中钤盖的钟鼎样式的鉴藏印，如周文、雪舟的私印（见图25 日本江户时代印）。一直到了江户时期，篆刻艺术才开始迅猛发展，篆刻在此时的迅猛发展出了受到明清篆刻的影响外，还应当与官印的退席，私印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16) 木内武男《日本官印》。

江戸时代带有官印色彩的私印



图25 日本江戸时代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构筑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明治元年由安部井栞堂任印司负责制作国玺与诸司因，有当时著名篆刻家小曾根乾堂为御玺、国玺布字。明治期间的官印规整方饬，篆法严谨，在篆文的使用上不得说是在江戸时代对篆刻与篆书学习的基础上发展的。（见图26 日本明治时代官印）

明治时代的官印



图26 日本明治时代官印

5 对元朱文认识及对日影响

虽然元朱文在元代被文人群体普遍使用，明清印人多有受其影响者，直到当今学习朱文印多以元朱为宗。然而，元朱文印记鲜有集中被收录明清印谱者，明清两代学习元朱文似乎多从流传法书碑帖中获取其图像信息从而进行学习。在以辑录古印章为中心的印谱多以搜集汉印为主，最晚的印章应当是南北朝的印记，唐以下鲜有收录者。以汇集近世篆刻的印谱则以搜集明清两代的篆刻家印记为主，最早至文彭、何震的印记。由此来看元朱文很少被收录至印谱进行学习，至少在舶载印谱中尚未发现。然而，在江戸时代确有学习元朱文印者，笔者推测，江戸时代学习元朱文的对象应当是明清人学习元朱文的印记，当然也有可能学习了舶载法帖上铃盖的元朱文印。

6 小结

从舶载印谱中所包含的古印章来看，包含有东周玺印、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未包含唐宋元以

后官印、元押印、元朱文印。在所包含的古印章中以汉印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东周玺印、魏晋南北朝印，秦印最少。因东周玺印一直到晚晴才被认知，所以东周玺印不管是在当时编辑印谱之时还是在舶载日本之后的江户时代，大都将其作为汉印来进行学习。魏晋南北朝印与汉印在风格上十分相似，在很多时候也是被作为汉印进行学习。从现在来看，舶载所收录的朱文印记大多是六朝印记。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秦印大都是舶载印谱中卷前的传国玉玺和一枚小玺印，这样的印记直到乾隆中期的董洵才提出此为宋代伪印的说法。在这些舶载印谱中也存有少量的秦印，然而在当时多数也是为视作汉印来对待的。舶载印谱中未有唐宋元以后官印、元押印、元朱文印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人们没有将其作为取法对象，而是将“汉印”作为学印的不二法门。大部分收录古印章的印谱都是分为官印与私印，官印按官职分类，私印按韵部分先后，这应当是继承了顾氏《集古印谱》的编排方式，未见有按年代类型分类者。上述情况不只存在于舶载印谱中，而是明清两代辑录古印章印谱的普遍情况。

四 江户时代印人对“汉印”的接受与“芙蓉派”

江户时期的篆刻早期受到归化僧独立、隐元、心越的影响，学习的是明末篆刻风格的印记。之后，明末清初的篆刻风格成为当时竞相模仿的对象，先后出现了“初期江湖派”“初期浪华派”以及“长崎派”的篆刻门派。精巧的技法、华丽的印风成为当时印人追求的目标，逐步让当时的篆刻出现了卑俗的装饰趣味。鉴于此，以高芙蓉为中心的“芙蓉派”逐步形成，他们溯源到明清篆刻家的学习对象“汉印”，提出了以汉印为宗的篆刻理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天明二年出版的杜微《徵古印要》中¹⁷⁾见其端倪。

高芙蓉提倡的复古，是在反对当时流行的明末清初较为低俗的方篆杂体上进行的，他在印制、印式、刻法上都模仿中国古印章。他通过顾氏《集古印谱》进行汉印的学习，所以很多印记的风格与该印谱所收印章风格非常相似。他曾校点木村蒹葭堂推荐的《印正附说》，可以想象甘旸在此书中提出的尊崇汉印的思想对高芙蓉以汉印为宗的篆刻理念的影响有多大。他编刊用于篆刻创作的篆体工具书《汉篆千字文》，收录所见篆书字体，尤以汉印中的篆字为主，可见对汉印所下功夫之深。除此之外，他还曾摹刻苏宣《苏氏印略》，通过近代篆刻进行复古，所以在某些高芙蓉的印章风格上来看，还有明清流派印的风格。

芙蓉派的影响，自江户中期开始逐渐波及全国，门人遍布天下，成为江户中期以后最主要的篆刻流派，其影响一直到明治早期才逐渐结束，应当说芙蓉派的影响与其门人的继承与传播有着极大的关系。京都的源惟良、菅南涯、崖良弼、源具选，浪华的曾之唯、葛子琴、前川虚舟，江户的稻毛屋山，伊势的杜俊民，尾张的余延年等皆出芙蓉之门。

为直观的看出芙蓉一门是如何学习汉印的，笔者将高芙蓉及其门人的印章列图如下：（见图27、28 芙蓉派印章图）

17) 《杂艺丛书》，第一册，国书刊行会，1915年。

芙蓉派的篆刻



图27 高芙蓉印章



图28 高芙蓉学生印章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汉印对高芙蓉及其门人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印章风格归纳分为两类，一是白文汉，二是朱文印。白文印因学习汉印为主，朱文印以学习六朝印记为主。由此来看，高芙蓉除学习了汉印，还着重学习了六朝朱文印。在某些高芙蓉学习汉印的印记中，有的也受到了明清流派印的影响，尤其是所学苏宣的影响。另外，我们从芙蓉门人的印记中发现他们虽然也以汉印为学习对象，但有的印风也受到高芙蓉的影响。

值得单独说明的是，在芙蓉派的印记中还没有发现具有东周玺印与秦印明显特征的印记，笔者所谓的明显特征是除了保持这两者的外形特征外，还要包含所用字体为东周玺印的列国字体与秦印的秦字体。这可以推测为当时印人对这两种字体的不熟悉，然而，这两种字体在当时被以金石学、文字学的书籍大量舶载至江户时代，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印人对于金石学文字的书籍并未深入的研究。

五 高芙蓉所藏古印章实物与宋元明私印

从收录高芙蓉印记的印谱¹⁸⁾来看，高芙蓉的印章除上述受到汉白文印及六朝朱文印影响的印记外，还有极少数学习隋唐以下古私印的印记。

上节所论，在明清印谱中基本不会将隋唐以后至明清流派以前的官私印记收录其中。所以，高芙蓉学习这类印记的对象便成为本小节的关注对象。

笔者在《芙蓉山房私印谱》发现在印谱的最后，列《家藏古印附》一章，钐盖了16枚古印印影，并记载了每枚印章的钮式。笔者又在《监兹亭印谱》中发现五枚与《芙蓉山房私印谱》中所录的家藏古印相同，在印章旁注有“芙蓉先生遗物”的字迹。由此来看，高芙蓉曾收藏过16枚实物印章，这也说明在江户时代除印谱的舶载外，还有古印章的舶载。（见图29 高芙蓉藏古印图）

高芙蓉藏中国印章



图29 高芙蓉藏中国印章

笔者所见的这16枚印皆是印谱的印影，未见实物，所以无法对印章的真伪进行评价，只能对印章的风格大体归类。对这些古印章的分类，笔者受到中国古玺印专家许雄志先生的教导¹⁹⁾。在这些印记中，有两枚为魏晋南北朝以前风格的印记，分别是第一枚南北朝风格的朱文印与第四枚战国风格的朱文印。第二枚印看似汉印，但从“平安家书”这个内容来看，应当是宋代学习汉代风格的印记。其它皆为宋元明时期的私印。

实物印章辗转舶载至日本又被高芙蓉收藏实属不易，可以想象高芙蓉对这些印章的喜爱，所以在他的

18) 有关收录高芙蓉印记的印谱有：《芙蓉山房私印谱》《芙蓉先生遗篆》《高芙蓉先生篆印》《芙蓉先生170年忌纪念印谱》《古今印集》《香谷印谱》《古今印林》《无明印谱》《春城翁印存》《监兹亭印谱》《芙蓉先生迹》《江霞印影》《古今公私印记》。

19) 许雄志，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

个别创作的印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印章对高芙蓉的影响。

结论

综合上文，中国的古印章大体包含了东周玺印、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隋唐以后官印、元押印、元朱文印七种类型。在舶载明清印谱中包含了东周玺印、秦印、汉印、魏晋南北朝印四种类型的古印章。根据当时人们对这四类印章的认识来看，东周玺印在晚清以前一直被视为汉印。在清乾隆以前人们一般将传国玉玺那样的大印视为秦印，真正带有界格特征使用秦文字的秦印也被视作汉印。魏晋南北朝印风格与汉印极似，即便是在现在有的也很难辨识。南朝朱文印记在当时被作为学习朱文印的主要对象。从这四类的数量来说以汉印为最多，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印，东周玺印数量较少，而秦印的数量最少。

江户时期印人对于古印章的学习以芙蓉派印人为主，他们提出以汉印为宗的理念，矫正时弊，影响广泛。江户时期的印人对于印谱中所包含的古印章的认识应当与明清印人相同，大都将其视为汉印临摹学习。大概是由于对东周玺印与秦印文字的不熟悉，所以鲜有学习这两类古印章的篆刻作品出现。从留存的印章风格来看，学习古印章的作品出现了两类风格，一是学习汉印的白文印，二是学习六朝印记的朱文印。在这两类风格的作品中，出现了受到明清篆刻流派的影响。尤其是芙蓉派的门人还受到高芙蓉理解汉印风格的影响。

在高芙蓉的印谱中，发现了当时从中国舶载过去的古印实物，多为唐以后私印，以宋元明私印居多。在高芙蓉的作品中，也看到了学习这些实物印章风格的作品。